

《東華漢學》第 40 期；277-30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4 年 12 月

女詩人憂鬱書寫裡的海洋賦義  
——以朵思《心痕索驥》和鹿苹《流浪築牆》  
作為研究對象\*

李癸雲\*\*

【摘要】

相對於臺灣現當代男詩人在海洋書寫上的浪子意識或壯闊胸懷，女詩人則傾向於將海洋意象作為主體性與情欲的象徵，而其中更特別的是，有幾位女詩人在自訴受精神疾病折磨的憂鬱書寫裡，對於海洋意象的賦義極為特殊。因此，本論文擬探究朵思和鹿苹富含憂鬱書寫之詩集裡的海洋意象如何被賦義，進而說明女詩人藉由海洋詮釋憂鬱心靈的特殊性，以補充現當代海洋書寫之女性詩學面向。本文發現朵思在《心痕索驥》這本自我審視、自我治療意味濃厚的詩集裡，她對內在風景的描述，常以海洋意象來具體呈現。海及其相關事物，在其筆下，往往融合主體心境，主客不分，呈現出波瀾多變、光影虛幻、泡沫成滅、浪花飛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疾病誌與再生詩——朝向人文醫學的研究視角」（編號：MOST 108-2410-H-007-067-MY2）之部分成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的寶貴意見，也感謝編委的建議。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騁如夢、死亡境地、幽暗無意識、深沉難測之場域等涵義。鹿苹的《流浪築牆》則是將海洋籠罩在一處黑暗、神秘、死亡的書寫視域裡，多首詩作的情節推動皆以海洋作為喻依，讓海洋成為無意識、無名現象和未解情感的匯集之處，海洋具有吞噬性，又有憂鬱悲傷的情調，往往是生命的終結點。這些海洋想像成為臺灣現代詩海洋書寫的獨特視角。

**關鍵詞：**憂鬱書寫、海洋意象、朵思、鹿苹、女性詩學

## 一、導論

壯闊的海洋及其相關題材向來被認為是男性作家表現較為搶眼的書寫場域，以臺灣現當代文學為例，經常提及的海洋書寫作家如廖鴻基、呂則之、夏曼·藍波安等，其生命歷程與海洋經驗往往交織出個體認同、地理文化、生態環境等多面向的作品意義。女性作家的海洋書寫雖未缺席，個體生命與海洋的連結較為曲折，意義指涉也較為婉轉。謝玉玲曾經作出性別差異觀點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女性作家的海洋書寫與敘事，可將其視為另一種女性書寫多元開展的表現，它不僅關懷海洋與土地，同時也書寫內心情感世界與過往回憶，形成一種與生活結合的感性特徵。」並以蔡素芬和簡嬪為例，歸結出：「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並沒有陽剛的遠航實況，但女性作家眼中的海洋，高度展演了愛情的象徵、自我的追尋與對家園地景的認同。<sup>1</sup>」這個區別大致描繪了男女作家的書寫路徑之別。

若從文體差異來檢視，臺灣現代詩壇亦不乏海洋書寫，討論較集中於覃子豪、鄭愁予、渡也、蔡富禮、汪啟疆、朱學恕等男性詩人，習以「海洋詩」為框架評析詩作中呈現之海洋意象及文學精神，往往闡發出夢想、沉鬱、浪子、歸屬等意涵<sup>2</sup>。詩人蕭蕭曾在〈臺灣海洋詩的美學特

---

<sup>1</sup> 謝玉玲，〈性別、景致與家國：簡嬪與蔡素芬的海洋書寫探析〉，《海洋文化學刊》第 23 期（2017.12），頁 118。

<sup>2</sup> 此處研究文獻甚多，擇要舉例有如荻青，〈海洋底歌者有著遙遠的夢——談覃子豪的海洋詩〉，《藍星詩刊》第 21 期（1989.10），頁 50-54；孟樊，〈鄭愁予的海洋詩〉，《臺灣詩學學刊》第 22 期（2013.11），頁 33-62；徐明德，〈高瞻俯矚深邃沉鬱——讀渡也海洋詩有感〉，《大海洋詩雜誌》第 64 期（2001.12），頁 116-117；簡政珍，〈「海洋詩」意象的佈局——評蔡富禮的詩集《藍色牧場》〉，《文訊》第 240 期（2005.10），頁 120-121；林耀德，〈以海洋為姓氏——論汪啟疆的海洋詩〉，《文藝月刊》第 216 期（1987.06），頁 60-72；葉連鵬，〈落入海的國籍——試析朱學恕的海洋境界〉，《大海洋詩雜誌》第 65 期（2002.05），頁 27-34 等。

質》<sup>3</sup>一文中將臺灣海洋詩的現代書寫歸納成「五種美學特質」：以「海洋」作為「感性抒發之對象」、「美感經驗之寄託」、「理性思維之客體」、「生活經驗之拓本」和「宇宙生命之投影」，然而舉例幾乎皆為男性詩作，因而在女性詩的海洋書寫傾向上尚餘著研究空白。迄今，已可發現有兩篇研究稍能彌補此處空白，一是柯彥瑩展開的臺灣現代詩之海洋意象研究。此文設定三位主要研究對象，其中一位是女性詩人陳育虹，論者除了著墨陳育虹詩作裡有中西文學互文的特點，並且建構一種「離散詩學」，更在「海洋詩中的女性詩學」處藉由探究女詩人海洋作品裡的欲望、貝殼和礁石等元素，以理解其背後的內涵和象徵，最後得出結論：「陳氏以蛇為慾望的原型，打破以往社會對女性情慾的壓抑，她試著面對真誠的自己，讓感性戰勝理性，顛覆了男性霸權中屈居於被動的地位。<sup>4</sup>」這個觀察所展現的性別詩學內涵非常值得參考。另一篇研究是呂怡菁的〈「海灘」意象在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隱喻特徵——「身體」與「欲望」的轉移空間〉，雖然研究焦點在於「海灘」而非廣義的海洋，但是其同樣立基於女性詩學來作探討，她以為：「『海』在內涵上由『生命』、『思潮』之隱喻轉而為『身體』、『欲望』等潛隱意識的呈現，更是女性開拓出不同於男性海洋詩作風格的特點，是女性自覺『轉移』新空間的創造初基。<sup>5</sup>」

綜合上述，無論文體差異，前行研究在女性作家的海洋（及其相關意象）書寫討論上，趨向歸結於「內在性」：內心情感世界、抒情與認同、身體情慾，並且逐步建構起一種從外在陽剛走進內在身體的女性書寫特質。

<sup>3</sup> 蕭蕭，〈臺灣海洋詩的美學特質〉，《海洋與交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1999），頁199-209。

<sup>4</sup> 柯彥瑩，〈現代詩中的海洋書寫——以後中生代詩人陳育虹、嚴忠政、凌性傑為討論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46。

<sup>5</sup> 呂怡菁，〈「海灘」意象在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隱喻特徵——「身體」與「欲望」的轉移空間〉，《臺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2004.11），頁153。

筆者認同這些性別書寫差異的提出與定位，但是在穩定化海洋書寫的女性詩學之前，還有一個特殊的寫作現象，值得注意，應展開探討並併入「女人與海」研究視野之內。這個特殊寫作現象緣於在筆者過往長期整理與深析「憂鬱症與女詩人」關係的研究裡<sup>6</sup>，發現幾位女詩人在自訴受憂鬱症折磨的時期裡所書寫的海洋意象，賦義極為特殊。例如朵思的〈被海灼傷〉寫著：「憂鬱至極時／她以撕裂大地的聲音大喊…／那個女人／有人說她被海灼傷」<sup>7</sup>，以及鹿苹的〈自殺〉以夜色躍入海中的想像來指涉自毀思維等。這些詩作裡的「海洋」，往往借指茫渺不明的無意識，更指涉著死亡、終點，如此的海洋想像，成為臺灣現代詩海洋書寫的獨特視角。

本文所界定的「憂鬱書寫」，意指曾經罹患憂鬱症的女詩人，有意識的將憂鬱心緒投影於創作裡，因而詩作裡的意象、象徵等符碼不啻呈現創作主體的精神真實。2006年，為了紀念因憂鬱症自殺離世的女詩人葉紅而舉辦的「耕莘華人女性詩歌季」，其中由顏艾琳策畫的女詩人文學座談會：「詩、病、愛、希望：憂鬱是不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路」，讓曾罹患憂鬱症的女詩人<sup>8</sup>現身說法，說明憂鬱與創作的關係。觀察這幾位女詩人的作品，筆者認為朵思《心痕索驥》是其自覺的欲以創作來自我剖析、治療的獨特作品，最貼近詩人的內在景況；鹿苹《流浪築牆》則是詩人意圖轉譯「腦中殘影」的自我整理，亦是「心痕索驥」。兩位女詩人與這兩部詩集在女詩人憂鬱書寫的研究意義上極具代表性，因此，筆者擬以朵思《心痕索驥》和鹿苹《流浪築牆》兩本詩集作為研究對象，

<sup>6</sup> 李癸雲，〈蜿蜒幽暗裡的火炬：探索臺灣當代女詩人的憂鬱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1期（2010.10），頁139-173；李癸雲，〈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以台灣女詩人葉紅為研究對象〉，《清華學報》新四四卷第2期（2014.6），頁255-282；李癸雲、陳秀玲合著，〈愛與憂鬱，或者顛覆——台灣女詩人葉青與旅美女作家柴的同志書寫比較研究〉，《台灣詩學》29期（2017.5），頁7-34。

<sup>7</sup> 朵思，〈被海灼傷〉，《窗的感覺》（臺北：自印，1990），頁48。

<sup>8</sup> 出席這場座談會的女詩人有朵思、顏艾琳、鹿苹和江文瑜。

探討蘊含憂鬱書寫之海洋意象如何被賦義，進而說明女詩人藉由海洋詮釋憂鬱心靈的特殊性，以補充現當代海洋書寫之女性詩學面向。

## 二、憂鬱的汪洋：海洋的死亡意涵

筆者在思索問題意識時，深受曾珍珍〈女人與海〉一文的啟發，她從美國女詩人狄董蓀（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的海洋書寫談起：

狄董蓀詩中的海洋並非目擊的空間現場，而是心象的投射。與古希臘人的原型想像遙相呼應，對她而言，大海的盡頭與死亡臨界，只是深受基督教靈魂不朽的信念影響，她始終認為越過生死的界限，就是永世的開端，離開邊岸航向大海意味著脫離軀體的轄制進入永生。這類與海有關的死亡玄想，固然在疾癘與戰亂肆虐的年代，發揮了安魂作用。……顯然，海洋為狄董蓀提供了慾望、抱負與想像得以自由馳騁的空間，透過海洋意象繁富多元的象徵意涵，深居簡出的詩人，在父權文化傳統之外另闢蹊徑，為自己女性的生命譜出了波瀾壯闊的「巨神樂劇」（Titanic Opera）<sup>9</sup>。

狄董蓀曾經罹患憂鬱症，其筆下的海洋意象之心象投射與上述談論女性作家的情感的投射並無二致，特別的是，狄董蓀將海洋視作死亡領域，同時又是極具抵制父權文化傳統的女性敘述。這個特點，在筆者過往研究憂鬱症女詩人詩作時，發現她們筆下的海洋內涵也有呼應，因此欲由此探討曾經經歷憂鬱心靈的臺灣女詩人如何為海洋賦義，又具備什麼樣的性別涵義。

<sup>9</sup> 曾珍珍，〈女人與海〉，《聯合文學》第245期（2005.03），頁84。

精神分析論述在討論憂鬱症時，曾以「汪洋」等類似的海洋意象來形容心靈狀態，特別是在「死亡驅力」（death drive<sup>10</sup>）的理解上。

「死亡驅力」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理論中是較具爭議性的概念，同時是佛氏理解憂鬱症的主軸論述，後起的精神分析學家多有據此闡發相關論點。佛洛伊德如此解釋死亡驅力：「心理活動存在一種我們可稱為攻擊或毀滅的驅力，同時可溯源自生物原始的死亡驅力。」<sup>11</sup>而在〈自我與本我〉一文裡，佛洛伊德以憂鬱症為例，探討死亡驅力如何掌控患者：「現在死亡本能及其影響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如果自我不及時轉為躁狂症以抵制它的殘暴統治，它通常會成功地驅使自我走向死亡<sup>12</sup>。」以此解釋憂鬱症患者傾向自殺的心理成因。後起的精神分析學家如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延續了佛洛伊德對死亡驅力的看法，再進一步描述為：「對於失去之和諧的懷舊，渴望回到與母親懷中的前伊底帕斯黏著狀態，這是斷奶情結烙印在心靈的失落。<sup>13</sup>」克里斯德瓦<sup>14</sup>（Julia Kristeva, 1941-）的代表作《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則是接續佛洛伊德與拉岡的看法，提出死亡驅力在憂鬱心靈裡既是一種心理本能活動，又具有符號上的象徵涵義。克里斯德瓦解釋：「當死亡驅力偏斜，隨之而來的抑鬱情感可解釋為一種面臨碎散作用威脅的防禦反應。的

<sup>10</sup> 或譯為死亡本能。

<sup>11</sup> 法·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45。

<sup>12</sup> 奧·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王嘉陵等編譯，《佛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288。

<sup>13</sup> 英·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著，劉紀蕙等人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臺北：巨流出版社，2009），頁53。

<sup>14</sup> 法·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亞，曾留學法國，師承巴特〔Roland Barthes〕、拉岡〔Jacques Lacan〕，後入籍法國。克里斯德瓦的研究範疇廣泛，她身兼思想家、精神分析理論學者、臨床分析治療師、文學批評家以及小說作家，其特別受人注目的論述如抑鬱／憂鬱與藝術文學間的關聯、賤斥理論、精神分析與信仰等。《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Soleil noir: Depression et melancolie*, 1987，英譯：*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確，憂傷重塑了某種自我層面上的情感整合，形成情感建構的保護。……是故，抑鬱情感修補了象徵秩序被迫失效與中繼的狀況，同時保護自我，以免進一步陷於自殺。只不過這層保護十分薄弱，抑鬱式地否認象徵秩序的意義，也破壞了該否定行為的意義，並導致主體在毫無碎裂痛楚下自殺。個體藉此與原初的碎裂重新合而為一，既致命且愉快，有如『沈浸在汪洋中』。」<sup>15</sup>抑鬱的情感是主體避免死亡驅力攻擊的保護機制，然而因此斷開了象徵秩序，反而失卻意義，進入拉岡所言之回到前伊底帕斯狀態，也呼應克里斯德瓦解釋自殺行為的隱藏動機——回復原初的圓滿生命。所以「自殺之前所感受到的放鬆感，或許傳達的是原初的退行現象。個體藉由自我否定或麻木無感的意識，將死亡轉向自我，再次領轄從前失去的、沒有旁人的無界域樂園，一個充盈、無人能及的幻境。」<sup>16</sup>

克里斯德瓦這個說法提供了憂鬱心靈看待死亡的學理分析，並以詩化的語言描繪主體趨向死亡時的心理狀態——「沈浸在汪洋中」的情境，既致命又愉快，既具毀滅性又渴望重回失落的樂園。

以精神分析的論述對照曾珍珍對狄董蓀筆下海洋的見解：「心象的投射」、「大海的盡頭與死亡臨界」、「離開邊岸航向大海意味著脫離驅體的轄制進入永生」、「海洋為狄董蓀提供了慾望、抱負與想像得以自由馳騁的空間」…，似有相互註解的對應性。由此論點，以下將檢視臺灣現代女詩人朵思和鹿苹，探索其筆下的海洋意象涵義、如何獨特賦義，以及與目前女性海洋詩學有何對話、補充的關係。

---

<sup>15</sup> 同前註，頁 48。

<sup>16</sup> 同前註。

### 三、心鏡與死亡之境：朵思《心痕索驥》的海洋賦義

迄今對於朵思的詩作討論，在期刊方面大多為短評，其中最具規模的完整討論為臺灣女性詩學研究者洪淑苓的長文<sup>17</sup>，文中深析朵思詩作的自我追尋及女性審美經驗，歸納出四點特色：一、具備寫作自覺，並積極為自己與女性發聲。二、巧妙運用感官意象，以雙聲陳述的敘述手法來表達女性文化經驗。三、開拓身體感官經驗，建構女性身體美學。四、呈現女性獨立自由的生命視野。除此，則有幾篇學位論文綜論朵思，或提出幾種書寫主題<sup>18</sup>。在這些特色之外，筆者亦發現朵思前期的作品已有將憂鬱心緒與詩的意象作出連結的嘗試，開展出特殊的書寫意義<sup>19</sup>。

考察朵思的創作軌跡，她從1963年自費由創世紀掛名出版第一本詩集《側影》至今，共有八本詩集出版<sup>20</sup>。首部作品猶可見朵思從習作到

<sup>17</sup> 洪淑苓，〈朵思及其詩歌美學析論〉，《東吳中文學報》第9期（2003.05），頁209-243。後修改為〈一株傾斜的櫻樹——朵思詩中的自我追尋及女性審美經驗〉，收錄於氏著，《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79-114。

<sup>18</sup> 謝盈瑩，《朵思詩中的孤獨書寫》（台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葉乃萍，《朵思新詩美學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曾怡慧，《朵思詩作歷程與感官意象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黃慕怡，《朵思詩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等。

<sup>19</sup> 李癸雲，〈蜿蜒幽暗裡的火炬：探索臺灣當代女詩人的憂鬱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1期（2010.10），頁139-173。

<sup>20</sup> 包括七本詩集和一本選集：朵思，《側影》（臺北：創世紀詩社，1963）；朵思，《窗的感覺》（新北市：自印，1990）；朵思，《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詩雜誌社，1994）；朵思，《飛翔咖啡屋》（臺北：爾雅出版社，1997）；朵思，《從池塘出發》（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9）；朵思，《曦日》（臺北：爾雅出版社，2004）；朵思，《台灣詩人選集：朵思集》（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朵思，《凝睇：朵思詩集》（臺北：釀出版，2014）。

創作意識成熟的發展過程，而第二本詩集《窗的感覺》多為生活紀錄，除了收錄有前述〈被海灼傷〉一詩，多首詩作散發明顯的女性意識，後成為朵思詩作的核心內蘊。最值得注意的是，朵思的第三本詩集《心痕索驥》意圖以整部作品來呈現憂鬱書寫，是其創作意識的突破，亦是論者最為肯定之作，認為是朵思「創作的里程碑」、「寫作《心痕索驥》時期的朵思，正是由直覺式的寫作進入自覺性的寫作」<sup>21</sup>。此後作品《飛翔咖啡屋》和《從池塘出發》，可見朵思詩的技法愈加凝練純熟，關懷面向轉為多元，甚至嘗試寫作長詩，《曦日》一集即是一首一千四百行的長詩。到了最近期的《凝睇》，朵思放眼世界多地的歷史地理，攝入內觀，以超現實的情境重整外象。雖然朵思的寫作屢開新局，然而在反映詩人創作歷程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精神醫學入詩」的意義上，《心痕索驥》則是最值得探討之作。因此，考慮篇幅局限與焦點集中，本文將以朵思最具精神自剖意義的詩集《心痕索驥》作為研究對象，梳理其中的海洋書寫。

朵思確實極自覺的欲以寫作來處理心靈困境，她坦述：「這是因為一個人處在情緒低落時，往往會設法用文字來分擔他內心的悲苦、焦慮，或者自我掙扎的問題，而這種相當接近於醫學上所謂的『自我醫療』的抒解方式，如果以文字的形式來加以比較的話，最好的應該是詩」<sup>22</sup>。因而，她似以創作來治療自己：「病態而無法解脫的生命掙扎，生死抉擇韌性的挑釁，我嘗試著把精神醫學溶入於詩，使兩者相互結合，終而意外得到療癒自己，並產生迎擊各種困頓的力量。『珍惜擁有』是一句美好的形容詞。《心痕索驥》的出版，純然，療傷的功能大過於對作品本身的珍愛。」<sup>23</sup>出於直面疾病，此詩集的文字特別銳利，朵思亦毫不掩飾以詩坦露自己感官的洞悉力：「游刃於過去與未來時間之間／我是

<sup>21</sup> 洪淑苓，〈一株傾斜的櫻樹——朵思詩中的自我追尋及女性審美經驗〉，頁 84。

<sup>22</sup> 朵思，〈詩作的自我詮釋〉，《創世紀詩雜誌》第 95、96 期（1993.12），頁 94。

<sup>23</sup> 朵思，〈後記〉，《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詩雜誌社，1994），頁 132。

銳利尖削、靈敏度高張的／一把刀斧。／刀劈神秘神髓／我是諸多感官外的異數／擁有超越時空感覺，橫越生死視野／我的觸覺於多次元詭異轉折後，直奔／未來可能發生事端的現場／我是紊亂思緒中，透明頻道上，可預先／洞悉一切的一注前衛光照。」<sup>24</sup>詩人磨利了自己，便可無視時空的限制，成為「刀斧」，成為「一注前衛光照」。

因而，在此詩集中觀察朵思的海洋賦義便具有美學與心理意義的代表性。在此集之前，海洋相關意象大多作為外象或是單純的譬喻，例如「往日在心中默數一二三四腳步的／興緻，已如七月的雨／飄向小河，流入大海」<sup>25</sup>、「是霜降了，仍不見霜／卻有一若潮汐澎湃的柿紅肥蟹／如期出現」<sup>26</sup>等，其中唯有上述「被海灼傷的女人」開始展現較幽深的內在指涉意涵：「憂鬱至極時／她以撕裂大地的聲音大喊：阿土，回來／那個女人／有人說她被海灼傷」<sup>27</sup>，剖解心靈創痛如撕裂大地，如被整片海燒灼，留下嚴重的傷，到了《心痕索驥》裡的海洋意象，其意義指向則明顯由外轉內。筆者在整理此集裡海洋意象的涵義歸向時，最先發現的是朵思傾向將海洋比擬成心鏡，反映出狂放又細緻的內在。例如〈妄想症〉：

我們勢必要將我們的心意組合  
才能讓潮汐追隨我們呼吸頻率  
來去、起落  
在空妄虛擬楊桃瓣式水晶的海  
我要坐下來  
面對雙折射透明的光譜<sup>28</sup>

「楊桃瓣式水晶的海」是心海，呼吸頻率是潮汐，波瀾折射的海面是心意的變幻（各種空妄虛擬的念頭），「我」要在此坐下來，面對內在的

<sup>24</sup> 朵思，〈第六感〉，《心痕索驥》，頁 116-117。

<sup>25</sup> 朵思，〈雨、落在七月〉，《側影》（臺北：創世紀詩社，1963），頁 50-51。

<sup>26</sup> 朵思，〈秋〉，《窗的感覺》（新北市：自印，1990），頁 67。

<sup>27</sup> 朵思，〈被海灼傷〉，《窗的感覺》，頁 48。

<sup>28</sup> 朵思，〈妄想症〉，《心痕索驥》，頁 15-16。

頻繁光影。朵思以海的變貌來描摹妄想症的思緒，內在隱密的多重折射虛幻光影，以透明的海洋波瀾來比擬，顯出具體的理解之徑。

此外，在〈心底永遠的故鄉〉一詩，朵思亦將海洋作為靈魂深處秘密的儲存地，彷彿心底永遠的故鄉：「夜半，總聽到靈魂深處發出一句催逼的聲音／衍若風之習慣暴露海洋鹹濕的秘密」<sup>29</sup>。除了有海風的顯露，海浪作為海洋的表層，變化莫測的形貌道出內海之深蘊，朵思在〈浪對岸〉一詩中精細描述洶湧浪花，藉以刻畫內心情感的起伏：

浪對岸，把思念匿藏在每一顆洶湧  
而又破碎的淚珠裏。  
在陽光撕破濛霧或霧靄占領海域的  
水面  
浪花慣於以瞻望未來的角度  
複製波紋曲折的腳步  
泡沫則拘泥幻滅的習性  
嗜愛浮沉緩緩水聲  
踏水拍岸的浪花，每一朵  
臉上都怒放狂野火焰  
一簇簇，飛越弧線的箭矢  
周身都閃爍企圖開拓夢境的光芒

從縹緲思緒到泡沫成詩  
浪對岸，深廣且持續的纏綿  
恰似絮絮白雲恆與寬闊天地並存  
恰似充滿節奏感的風，沿街歌唱……<sup>30</sup>

「浪花」從起到落，波紋從形成到泡沫化滅，無不隱喻著人事情感的成住壞空，朵思在主客之間擺盪詩意。思念藏在水花裡，水花又破碎成淚

<sup>29</sup> 朵思，〈心底永遠的故鄉〉，《心痕索驥》，頁105。

<sup>30</sup> 朵思，〈浪對岸〉，《心痕索驥》，頁61-62。

珠，浪花高聳時有瞻望未來之姿，卻只能淪為複製過往的路徑，上岸的浪花狂野奔放，如同飛騁的夢境……。朵思精彩而寫實的於寫景之中蘊積人心湧動之跡，末節更加細膩的將「縹緲思緒」與「泡沫成詩」的指涉延伸至「絮絮白雲」，天地連成一氣，情思、詩歌、浪花和白雲，並存合唱。

在心與海的相互喻指現象之中，最特別的是，朵思以「死亡境地」所作的海洋賦義。在〈鏗入大海的溫柔〉詩中：

來信，每一顆端正鉛體字  
都像從懸崖跌落山澗剔去肌膚的屍骨  
風乾的深情  
介於潔淨的山徑  
與價值範定領域預設的陷阱之間

平靜海  
多怕鏗入夕陽下墜的溫柔  
超感覺的觸撫  
將讓山的、海的、門的、窗的、黃昏的、夜的……  
魂魄  
猝然騷動<sup>31</sup>

此詩開頭便有死亡意象，來訊的文字被想像為跌落山澗的枯骨，尖銳的喻依暗示曾經有過豐滿的意義血肉，如今只是山徑（內在）和價值範疇（外在）的一種風乾景色。首節表明主體被文字和外在價值伐傷，末節則轉入內心寫照。「平靜海」，外表看似平靜，但是入夜後，白日死亡（夕陽下墜）的靜默嵌入，一種超乎感官的覺醒，喚起了所有事物的魂魄，大地（內心）突然騷亂。海承接著日日的死亡，亦日日喚醒騷動的魂魄。此詩對海洋的賦義極其特殊，朵思詩眼所述，除了外景形容，海洋容納夕陽下墜的死亡想像、吞下死亡後大地魂魄騷動，

<sup>31</sup> 朵思，〈鏗入大海的溫柔〉，《心痕索驥》，頁17-18。

展現了海洋場域極幽微的面向，彷彿精神領域儲存原始本能的無意識（unconscious）。

佛洛伊德在區分意識層面時，區分出意識（conscious）、前意識（preconscious，較接近意識的一種潛伏無意識，可能轉化為意識）和無意識（unconscious）<sup>32</sup>。意識是包括所有可能讓人意識到的想法或喚起的回憶，無意識則是由慾念、衝動或願望所構成，包含生之本能與死之本能（即死亡驅力，如上述），並且無法被意識覺知。眾所皆知，佛洛伊德用海底的冰山譬喻無意識的存在，沒入海面的體積難以計數。因而，海洋遼闊無邊、幽深無底，以及容納所有川流的特性，被朵思借指自我內在難以釐測的騷亂世界。

在〈石箋〉組詩的第13首，同樣表現出海洋具有無意識的形貌：

13

我的夢境，從內心的雛形到邈遠不可見的完整結構

開滿杏花，廣集諸多蒼白而又模糊的想念

關於火焰留守眼眶的形式

你不妨以海的深沉，去推究火的真誠<sup>33</sup>

朵思在自我疾病賦義的書寫裡，海洋是其經常援引的意象。在此詩中，她試著描摹夢境的意識原型、碎片，如同白花滿樹，卻只是一群蒼白朦朧的念想，眼神熾熱的原因，來自積累過深的情感（「海的深沉」）。抒情主體在面對難以具體整理的紛繁而狂熱情思時，她以「海」來統括之，指涉其黑暗深沉的存在，如同內心結構。

綜合上述，朵思在《心痕索驥》這本自我審視、自我治療意味濃厚的詩集裡，她對內在風景的描述，常以海洋意象來具體呈現。海及其相關事物，在其筆下，往往融合主體心境，主客不分，呈現出波瀾多變、

<sup>32</sup> 奧·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林塵等人譯，〈自我與本我〉，《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頁157-209。

<sup>33</sup> 朵思，〈石箋〉組詩，《心痕索驥》，頁41。

光影虛幻、泡沫成滅、浪花飛騁如夢、死亡境地、幽暗無意識、深沉難測之場域等涵義，海洋賦義極具個人風格。

#### 四、悲傷的溫床：鹿苹《流浪築牆》的海洋賦義

鹿苹迄今只出版一本詩集和兩本小說<sup>34</sup>，前行研究探討不多，然而其寫作風格極其獨特。她的詩作暗示性極強，如同謝韻茹為其語言美學所定調的：「鹿苹擅於一種氣氛的烘托，不是綿延的線性思考，而是跳躍的點狀契機，藉由視象的落點，想像的擬真，緩緩架空出一座感性之城，因此詩與讀者必須保持相當程度的互動，以微悟為繁，隱喻始能徐徐膨脹，餘韻飽滿。<sup>35</sup>」呂剛的總括也傳達出對鹿苹的肯定：「惟有若顯若隱、半明半暗、熱冷交加的詩作方能吸附讀者的眼神，勾攝讀者的魂魄。鹿苹的詩就具有這樣的藝術魅力。<sup>36</sup>」同樣有感於這種心靈撞擊式抒情所產生的閱讀魅惑的讀者，還有前行代詩人落蒂，他讀新生代的鹿苹發現：「讀鹿苹的詩，心中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似乎是歡喜，又似乎是惆悵。她往往以一種十分遙遠而迷人的聲音，引你進入一個極端幽靜的空谷；她又往往以混沌不明的情節，引你進入夕陽將墜，而黎明尚遠的徬徨中，我說她是『令人不安的一代』。」<sup>37</sup>因此，鹿苹詩作雖少，其強烈的個人風格與精緻的語言佈置，值得論者持續關注。

筆者在觀察女詩人的憂鬱書寫時，亦深受其風格獨特、寓意深遠所吸引，曾援引其創作觀作為論文的標題——「蜿蜒幽暗裡的火炬」：

<sup>34</sup> 詩集為《流浪築牆》（臺北：洪範出版社，2005），小說集為《左手之地》（臺北：洪範出版社，2018）和《甜麵包島》（臺北：印刻出版社，2023）。

<sup>35</sup> 謝韻茹，〈詩的全音與半音——評鹿苹《流浪築牆》〉，《幼獅文藝》第627期（2006.03），頁98。

<sup>36</sup> 呂剛，〈詩的顯與隱——讀鹿苹《流浪築牆》〉，《創世紀詩雜誌》第154期（2008.03），頁219。

<sup>37</sup> 落蒂，〈令人不安的一代——讀「當代詩人新作展——鹿苹特輯」〉，《創世紀詩雜誌》第147期（2006.06），頁184。

長久以來，我都是以影像思維保存直覺經驗；情緒、溫度、光線乃至微小的聲響，都以「影片」的形式保存。這其中的假想和放任是不設疆界的，而常在事件中尋找感性的對證及隱喻，便成了一種癖性。與其說我寫詩，不如說將腦中的殘影翻譯成文字；只是密室中滿牆的圖像一旦解碼，我將不再是舉著火炬獨自蜿蜒探索幽暗的人了。<sup>38</sup>

詩人自訴將腦中殘影轉譯為文字，詩是一種自我整理。心靈密室滿牆的圖像，陸續成形為一首首詩歌。此創作自白無寧亦是另一種「心痕索驥」，因此，在理解與整理鹿苹的海洋書寫時，不僅可發現其筆下海洋的多元變貌，同時得以回看詩人心理殘影、憂鬱視角。

承續上節的朵思海洋賦義探查，筆者發現鹿苹的海洋書寫更加隱晦，更富死亡與黑暗意識。

首先，海洋象徵無意識（無名、未解）的指涉更加強烈，以下列舉數例說明（底線為筆者所畫）：

〈緩緩〉

一向是這樣  
 錯把狗尾草當成麥子  
 該觀星卻遇上了無色黑夜  
該攀向天空卻潛入了深海  
 當低低南風掠過穀倉時  
 一向是這樣  
 這不具名的地裡  
 我正收割著狗尾草<sup>39</sup>

<sup>38</sup> 鹿苹，《流浪築牆》詩集扉頁。

<sup>39</sup> 鹿苹，〈緩緩〉，《流浪築牆》，頁25。

〈Pour 512〉

我先來道別  
因那些風不能解碼  
張開的帆如撕去的便條秘語  
下一刻就要匯入海洋  
希望你獨自等待霜降的月份  
像個被珍藏的夏日遺族  
與枯萎的蒲公英一齊  
在旋轉樓梯旁數算著  
白馬奔跑的節奏  
你踮著腳  
想深些  
想長些  
即使月不放光  
我還是在的  
就在遠一點的東風裡<sup>40</sup>

〈羅密歐的汗珠〉

我們一同連接在臍帶上流淚  
如新生兒一般地被分割  
見到相互的鏈鎖  
轉成灰藍漸漸淹死在血中  
我們心脈跳動不再相連  
無聲流淚因為啜泣即將到來  
你凝視我的眼裡有座將攀上的山  
我凝視你的眼裡有片將潛入的洋  
這般流淚無聲但啜泣即將到來

---

<sup>40</sup> 鹿苹，〈Pour 512〉，《流浪築牆》，頁 101。

這是首帶著啜泣的歌  
 用啜泣譜詞的是首帶著啜泣的歌  
 用以啜泣的歌<sup>41</sup>

以上這三首詩皆將海洋賦義為深沉、神秘的場域，用以匯存無名錯誤、不能解碼的密語，以及極度的悲傷。詩人用「潛入」和「匯入」等動詞，讓事件的描述從表象進入情感面，同時代表歸結或終處。「潛入了深海」成為不明的逃遁；「匯入海洋」是曖昧感情的終點；「潛入的洋」是無法理解的悲劇到來。海洋無形中也成為一種解決之道。

海洋是收藏之處，是未明、未解情感的歸處，它並非透明，而是黑暗。

〈再不在〉  
 不會再的我 不會在  
  
 不會再 入夜時與你道別  
 不會在 你青藍房內沉睡  
 不會再 敲你冰冷窗櫺  
 不會在 路的缺口等待炊煙  
 不會再 見到二月的你  
 不會在 你失光的海底游蕩  
 不會再 尋找小玫瑰  
 不會在的我 不會再<sup>42</sup>

〈灰階〉  
 你若到過意外的天堂  
 會明白地獄本存在其中  
 一切都是齊頭並進相互攀爬的

<sup>41</sup> 鹿苹，〈羅密歐的汗珠〉，《流浪築牆》，頁 165。

<sup>42</sup> 鹿苹，〈再不在〉，《流浪築牆》，頁 77。

枕邊不全是敵人  
肩旁不全是愛人  
遠方海螺的歌聲  
從來都是喻意不明的<sup>43</sup>

如同榮格（Carl Gustav Jung）認為無意識是黑暗的秘密：「不見光明，只有黑暗。<sup>44</sup>」「再不在」的告別，從現實事件到意識深處，不再游蕩於毫無光亮的海底探索「你」。〈灰階〉則是辯證著世事、愛情的曖昧弔詭，就像從來無法明白「遠方海螺」傳來的海的訊息，無法譬喻，難以明辨。

其次，除了明顯的指涉神秘心理內容，鹿苹的海洋賦義更有強烈的死亡意識。我們透過抒情主體的視野，看到了海洋的吞噬性：

〈水瞳〉  
漂島和海洋彼此吞噬  
起伏之際濕潤了夕陽  
綠眼珠唱著沒有年份的歌  
啊……流浪的餘味是鹹的  
藍眼珠唱著不可考的歌  
啊……情人總移民在深海中  
我唱我  
即使是貝殼  
我唱我  
即使是氣流  
我唱我  
即使沒有震動  
我唱我

---

<sup>43</sup> 鹿苹，〈灰階〉，《流浪築牆》，頁 65。

<sup>44</sup> 加·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黃璧惠、魏宏晉譯，《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臺北：心靈工坊，2012），頁 51。

即使沒有音<sup>45</sup>

詩人的「水瞳」看到海洋波濤起伏如同與漂島彼此吞噬，致命關係中帶著悲傷情調，因此「濕潤了夕陽」。這個獨特的寫景方式，既新穎又沉浸著濃厚的憂鬱情調。往下的詩行延續著悲哀，不管眼瞳的顏色是什麼，都是幽暗，鹹味、深海、貝殼，不管是什麼，「我唱我」。這完全是一首悲傷的自我之歌，內心投射的海洋事物都帶著陰影。而〈自殺〉一詩則表現出超現實的想像畫面：

夜裡

張大口

縱身躍入粼粼溫床

灌入

一肚子帶淚的月光<sup>46</sup>

自殺者（人？黑夜？）跳入有波光的溫床（海？），欲尋找死亡，卻灌滿更多的悲傷。這是一首純然抽象的詩作，這個自殺的動作既可理解為內在本能驅力的投射，亦可理解為如同〈水瞳〉詩裡的波濤吞噬畫面。最後，我們可以再看看〈建築〉一詩裡的海水與屍體交纏的敘述：

為七月溺水者

的水面下

築一座海燈塔

為了他放鬆的咽喉

為了那閒游的十指

為了他箭一般向下射出的頭顱

為了那漲滿死亡比水沉重的身軀

給他一束光

築一座海燈塔

在他改變姿勢逐漸腐爛之前<sup>47</sup>

<sup>45</sup> 鹿苹，〈水瞳〉，《流浪築牆》，頁 72。

<sup>46</sup> 鹿苹，〈自殺〉，《流浪築牆》，頁 83。

若從傳統農曆七月（鬼月）溺水傳說來思考，「七月的溺水者」是被「抓交替」，陰魂不散；若不論傳說野史，此詩仔細描摩死者（屍體）的模樣，亦有死而未絕的意味。詩人冷靜素描海水裡的死者姿態，在海的領域，他（死者）彷彿占領了某種主權。詩人更主張建築燈塔，為了給死者「一束光」，把死亡照明？屍體最終會消融於海水之中，成為海洋的一部分。此詩略帶嘲諷的口吻，將本應為生者照明的燈塔轉而成為死者的打光，並聚焦於屍體的動靜，給予詩旨突兀奇特的指向。

《流浪築牆》滿卷的海洋意象，在一一爬梳整理之後，筆者發現上述的幾種主要賦義，海洋如同無意識匯集之處，充滿無名、未解情感與事物；海洋是神秘而黑暗的處所；海洋既有吞噬性的死亡意味，又有憂鬱與悲傷的情調；海洋更是生命的終結點。特殊的是，鹿苹筆下的海洋意象確實深刻的呼應憂鬱情緒與死亡驅力的連結關係，藉由賦義海洋事物強烈的死亡意識，暗示死亡本能在無意識裡的強大動能。

## 五、結語

比較曾珍珍對狄董蓀筆下海洋的見解，朵思與鹿苹兩位同樣遭受憂鬱困境的女詩人，其具代表性詩集裡的海洋意象也有「心象的投射」、「大海的盡頭與死亡臨界」、「慾望、抱負與想像得以自由馳騁的空間」…等涵義，卻罕見有永生、樂園，或克里斯德瓦所述的重回失落樂園的死亡渴望，而是傾向幽暗的書寫意識。

朵思在《心痕索驥》常以海洋意象來具體呈現自我內在風景，海洋相關事物往往與主體心境主客不分，精神不穩定的狀況具體投射成波瀾多變、光影虛幻、泡沫成滅、浪花飛騁如夢的海洋情境，而海洋原型意義的死亡境地與幽暗無意識，亦有所表現。鹿苹的《流浪築牆》則是將海洋籠罩在一處黑暗、神秘、死亡的書寫視域裡，多首詩作的情節推動

<sup>47</sup> 鹿苹，〈建築〉，《流浪築牆》，頁 145。

皆以海洋作為喻依，讓海洋成為無意識、無名現象和未解情感的匯集之處，海洋具有吞噬性，又有憂鬱悲傷的情調，往往是生命的終結點。

兩位女詩人的海洋賦義一方面表現詩人個別書寫風格，朵思繁複歧義，精細描摩主客互涉，鹿苹口語直述，切入視角卻令人驚異。另一方面，兩位女詩人共同表現出前言處前行研究歸結的女性海洋詩學的「內在性」，罕有客觀寫景的外在視野。此外，本文認為兩位女詩人的內在性不僅是心象或身體的面向，緣於憂鬱心靈的心境投射，更紛繁表現出上述的種種海洋賦義，更加精細而幽暗，尤其在無意識與死亡境地的指涉上，顯出獨特。本文因篇幅局限與論證聚焦的考量，只討論了兩位女詩人，相信未來若能加入更多書寫案例的觀察，將更完整的描繪臺灣當代女性海洋詩學的樣貌。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朵思，《窗的感覺》。新北市：自印，1990。

朵思，《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詩雜誌社，1994。

朵思，《側影》。臺北：創世紀詩社，1963。

〔英〕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著，劉紀蕙等人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臺北：巨流出版社，2009。

〔法〕茱莉亞·克里斯德瓦（Julia Kristeva）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奧〕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王嘉陵等編譯，《佛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奧〕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林塵等人譯，《佛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洪淑苓，《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鹿苹，《流浪築牆》。臺北：洪範出版社，2005。

〔加〕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黃璧惠、魏宏晉譯，《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臺北：心靈工坊，2012。

鍾玲總編輯，《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1999。

### 二、期刊論文

朵思，〈詩作的自我詮釋〉，《創世紀詩雜誌》第95、96期（1993.12），頁94-96。

- 呂怡菁，〈「海灘」意象在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隱喻特徵——「身體」與「欲望」的轉移空間〉，《臺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2004.11），頁129-155。
- 呂剛，〈詩的顯與隱——讀鹿苹《流浪築牆》〉，《創世紀詩雜誌》第154期（2008.03），頁219-222。
- 李癸雲，〈蜿蜒幽暗裡的火炬：探索臺灣當代女詩人的憂鬱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1期（2010.10），頁139-173。
- 曾珍珍，〈女人與海〉，《聯合文學》第245期（2005.03），頁84-85。
- 落蒂，〈令人不安的一代——讀「當代詩人新作展 鹿苹特輯」〉，《創世紀詩雜誌》第147期（2006.06），頁183-184。
- 謝玉玲，〈性別、景致與家國：簡嬪與蔡素芬的海洋書寫探析〉，《海洋文化學刊》第23期（2017.12），頁87-123。
- 謝韻茹，〈詩的全音與半音——評鹿苹《流浪築牆》〉，《幼獅文藝》第627期（2006.03），頁97-99。

### 三、學位論文

- 柯彥瑩，〈現代詩中的海洋書寫——以後中生代詩人陳育虹、嚴忠政、凌性傑為討論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uosi. *Chuang De Gan Jue (The Feeling of Window)*. New Taipei City: self-print, 1990.
- Duosi. "Shi Zuo De Zi Wo Quan Shi (Self-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The Epoch Poetry Quarterly*, 95-96, 1993.12, pp. 94-96.
- Duosi. *Xin Hen Suo Ji (Trace of Scarred Heart)*. Taipei: The Epoch Poetry Quarterly, 1994.
- Kristeva, Julia. *Heitaiyang: Yiyuzheng yu Youyu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trans. Melusine Li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2008.
- Freud, Sigmund. *Foluooyide Wenji (Collected Paper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Jialing Wang et al. Beijing: Eastern Press, 1997.
- Freud, Sigmund. "Zi Wo Yu Ben Wo (Ego and Self)," *Fu Luo Yi De Hou Qi Zhu Zuo Xuan (Selected Late Works of Freud)*, trans. Chuan Li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 157-209.
- Hong Shu Lng. "Yi Zhu Qing Xie De Ying Shu: Duo Si Shi Zhong Di Zi Wo Zhui Xun Ji Nü Xing Shen Mei Jing Yan (A Leaning Cherry Tree: The Search for Self and the Femal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Duo Si Poetry)," *Si Xiang De Qun Jiao: Tai Wan Xian Dai Nü Shi Ren De Zi Wo Ming Ke Yu Shi Kong Shu Xie (Hem of Thought: Self-Memorialization and Time-Writing of Modern Female Poets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81-114.
- Lu Ping. *Liu Lang Zhu Qiang (Building Walls with Wanderings)*. Taipei: Hong-Fan Press, 2005.
- Zeng Zhen Zhen. "Nü Ren Yu Hai (Woman and the Sea)," *Lian He Wen Xue [UNITAS]*, 245, 2005.03, pp. 84-85.
- Stein, Murray. *Ying Xiong Zhi Lü: Ge Ti Hua Yuan Ze Gai Lun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rans. Bi Hui Huang & Hong Jin Wei. Taipei: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The meaning of the ocean  
in the melancholy writings of female poets  
—Taking Duosi’s “*Heart Traces*” and Lu Ping’s  
“*Wandering Builds Wal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Lee, Kuei-Yu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aiwan’s modern male poets’ prodigal consciousness or grand mind in ocean writing, female poets tend to use ocean imagery as a symbol of subjectivity and lust. In the melancholy writing about the torment of illness, the meaning of the imagery of the ocean is very special. Therefor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plore how the ocean imagery in Duo Si and Lu Ping’s melancholic writing poems is given meaning, and then explain the particularity of female poets interpreting the melancholy soul through the ocean, so as to supplement the female poetics of modern ocean writing facing.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 in “*Heart Traces*”, a collection of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healing poems, Duosi often uses ocean imagery to describe her inner landscape. The sea and its related things, in his works, often integrate the subject’s state of mind, without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presenting a field of changeable waves, illusory light and shadow, bubbles bursting, waves flying like dreams, death, dark unconsciousness, deep and unpredictable and other meanings. Lu Ping’s “*Wandering Builds Walls*” shrouds the ocean in a dark, mysterious, and deadly writing horizon. The plots of many poems use the ocean as a metaphor, making the ocean an unconscious, nameless phenomenon and unexplained phenomenon. Where emotions converge, the sea is devouring

---

\*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melancholic, often the end of life. These oceanic imaginations have become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oceanic writing in Taiwan's modern poetry.

Keywords: Melancholic Writing, Ocean Imagery, Duo Si, Lu Ping, Taiwan  
Modern Female Poets